

說部叢集 第二十編

哀情小說

離恨天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商務印書館

酬世文東指南	東帖程式凡二百數十種	四角
日用須知	凡防病治病方法無不詳述合於生理學及長壽不老原理皆切實用	五角
衛生治療新書	凡防病治病方法無不詳述	一元
廢止朝食論	方法簡便根據生理心理立論	六角
因是子靜坐法	自黃帝甲子至民國三年	三角
世界大事年表	五千年分合大勢瞭如指掌	八角
五彩歷史掛圖	餘種二百一元一角	五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自清乾隆元年至民國十二年	一角
中陰陽歷對照表	增訂明萬曆二十年	一角
中國旅行指南	重要都會商埠無不具備載旅館舟車遊覽娛樂等五角	一角
西湖遊覽指南	各景插圖有三十九幅輪船鐵路郵電各項情形無不詳備	一角
交通必攜	輪船鐵路郵電各項情形無不詳備	一角

毛又(1026)

(離恨天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參角伍分)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著原著者	法國森	人譯述者	閩侯王林	人發行人	印刷人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上印海棋盤	上海北河南路	鮑上街中	上海北河南路	鮑上街中	上海北河南路	鮑上街中	上海北河南路	鮑上街中
模驥紹	北首寶山路	咸昌市	北首寶山路	咸昌市	北首寶山路	咸昌市	北首寶山路	咸昌市
得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彼

西北京天津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長春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香港蘭裕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

中華民國二年六月廿五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七日三版發行

# 商務印書館

新字典

原本 洋裝一冊二元四角  
縮本 洋裝一元四角

紙布皮面一元八角  
八角

四百餘萬字  
三千餘頁



得此一書  
勝他萬卷

## (表價定)

編輯者數十人  
費時歷七八載

	格號	冊數	定價	
甲種大本	十二冊	三十二元	八角	八角
乙種大本	二冊	二十元	一元	二元
丙種大本	二冊	十四元	八角	二元
丁種中本	二冊	七元	四角	四角
戊種小本	二冊	五元	三角	三角

另計  
郵費  
國外  
輪船火車  
郵費  
輪船火車  
郵費

新舊名辭中外  
典故無不詳備



本書就中學以下學  
生程度編纂專用淺  
近文言注釋字義而  
尤以改良切音釐正  
字體爲本字體特色。

紙面六角

布面八角

譯餘牘語

畏廬曰。余自辛亥九月。僑寓析津。長日聞見。均悲愴之事。西兵吹角伐鼓。過余門外。自疑身淪異域。八月以前。譯得保種英雄傳。爲某報取去。自是遂不復譯。壬子九月。移家入都。譯得遺金記二卷。授之庸言報。又譯得情窩二卷。授之平報。又自著得劍  
臘錄二卷。授之曾雲沛。又譯得義黑一卷。殘蟬曳聲錄一卷。羅刹雌風一卷。均以之  
務印書館。茲復譯得是篇。自謂較前數種勝也。

署是書者。爲森彼得。盧騷友也。其人能友盧騷。則其學術可知矣。及門王石孫慶驥。  
留學法國數年。人旣聰睿。於法國文理復精深。一字一句。皆出之以伶牙利齒。余傾  
聽而行以中國之文字。頗能闡發哲理。因憶二十年前與石孫季父王子仁。譯茶花  
女遺事。傷心極矣。而此書復多傷心之語。而又皆出諸王氏。然則法國文字之名家。  
均有緣於王氏父子而傳耶。

書中爲悉女曠夫而言。其不幸處。如蔣藏園之香祖樓專奇。顧香祖樓之美人侍姬。

也。爲頑嚚之父母所梗。至於身死落葉之庵。殆其夫仲氏。卽而相見。立奄忽以死。詞中所謂纔待歡娛病來矣。細思量浮生無味者。今書中葳晴之死。則爲祖姑所阨。歷千辛萬苦而歸。幾與其夫相見。而浪高船破。僅得其尸。至於家人楚痛葳晴之死。舉室亦盡死。並其臧獲亦從殉焉。文字設想之奇。殆哲學家喚醒夢夢。殊足令人悟透情禪矣。

凡小說家立局。多前苦而後甘。此書反之。然敘述島中天然之樂。一花一草。皆涵無懷葛天時之雨露。又兩少無猜。往來遊衍於其中。無一語涉及纖亵者。用心之細。用筆之潔。可斷其爲名家。中間著入一祖姑。卽爲文字反正之樞紐。余嘗論左傳。楚文王伐隨。前半寫一張字。後半落一懼字。張與懼反。萬不能咄嗟間。撇去張字。轉入懼字。幸中間插入季梁在三字。其下輕輕將張字洗淨。落到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今此書寫葳晴在島之娛樂。其勢萬不能歸法。忽插入祖姑一筆。則彼此之關竅已通用。意同於左氏。可知天下文人之腦力。雖歐亞之隔。亦未有不同者。

讀此書者。當知森彼得之意。不爲男女愛情言也。實將發宣其胸中無數之哲理。特借人間至悲至痛之事。以聰明與之抵敵。以理勝數。以道力勝患難。以人勝天。味之實增無窮閱歷。余今謹采書中所言者。爲之詮釋如左。

書中之言曰。文家者立世界之範。使暴君亂臣。因而慄懼而已。身隱於草莽之間。忽生奇光。能掩蓋帝王之威力。嗚呼。孔子之作春秋。非此意乎。前清文字之獄。至於族誅。然私家紀載。至今竟未能漫滅。卽以元人之威力。而鄭所南之心史。居然行諸人間。則文人之力。果足以掩蓋帝王之威力也。

又曰。果人人能知後來之事。孰則更願長生。但使後此有未來之不幸。爲我前知。則憂煩顧慮之心。寧何時息邪。果禍事未來之前。剋日知其必至。則未被禍之前數日。又何有寧貼之時。故凡事以不推測爲佳。嗚呼。達哉。長生之人。猶海舶中不眩暈之人也。盡人皆僵且嘔。卽一人獨行獨飲獨食。又何生趣之有。每見年至九十之人。往往爲曾玄之所厭惡。此猶其小者。果見親知死亡。都盡累年傷心。已不可堪。況禍事

尤在不可知之列。知有後來之禍事。則願長生。又何樂趣。且禍事未來。吾已前知。雖以郭璞之能。知所祈禳。如啣刀登廁之類。終亦何補。矧天數所在。又焉能逃。所以名爲造化者。正使人以難知之巧。不惟禍至無端。卽福至亦無端。故知命之達人。全不用推測。鄙人生平未嘗問卜求禱。等等卽早知其無用。故不爲耳。

又曰。天下有太過之事。必有太過之事。與之相抵。此言太有史識。魏武之篡漢。而司馬氏卽蝕其子孫。司馬氏之奸謀。而子元子上奸。乃尤甚。然八王之禍。兄弟屠戮。及於南渡。又爲寄奴所有。國中初無寧日。所設太過相抵者。乃加甚焉。貨之悖入悖出。言之悖出悖入。其應如響。故欲立身安命。當自不貪便宜始。

又曰。凡得意之事。應念而來。則欣慰之情。亦減。惟閱歷久者。始知之。饑者。之久不得肉。旣得少肉。卽骨齒咀嚼。亦有餘甘。寒者。之久不得衣。旣得木棉。卽鶉衣百結。亦有餘煖。膏粱子弟。所以日無歡意。至於窮奢極欲。人望之如神仙中人。不知當局之願望。亦咸有所不足。正以求則得之。轉無意味也。

又曰。凡物能激人甘死如飴者。特須臾之勇氣。更爲人鼓勵。卽立捐其軀。嗚呼。黃花岡上之英雄。多吾閩之聰明子弟也。雖未必爲人所激而然。然耳聽滿乎前清之弊政。又恥爲外人所凌轢。故奮不顧身。於是聞風興起。少年之言革命者。幾於南北皆然。一經事定。富貴利達之心。一萌。往日勇氣。等諸輕煙。逐風化矣。嗚呼死者已矣。生者尤當知國恥爲何物。舍國仇而論私仇。泯政見而爭黨見。隳公益而求私益。國亡無日矣。

又曰。歐洲之視工人。爲格滋卑。謂長日勞動。與機器等。田夫之見輕於人。爲尤甚。工藝則較農夫略高。嗚呼。此爲中國今日言耶。抑爲歐洲昔日言耶。歐洲昔日之俗。卽中國今日之俗。盧騷去今略遠。歐俗或且如是。今之法國。則純以工藝致富矣。德國亦肆力於工商。工商者國本也。獨我國之少年。喜逸而惡勞。喜貴而惡賤。方前清叔末之年。純實者講八股。佻滑者講運動。目光專注於官場。工藝之劙。商務之靡。一不之顧。以爲得官。則萬事皆足。百恥皆雪。而子孫亦躋於貴伐。至於革命。八股亡矣。而

運動之術不亡。而代八股而趨陞途者。復有法政。於是父兄望其子弟。及子弟之自期。而目光又專注於官場。而工藝之畝。商務之靡。仍弗之顧也。譬之貲輿者。必有輿夫。輿乃可行。今人咸思爲坐輿之人。又人人恒以輿夫爲賤。誰則爲爾。據此輿者。工商者。養國之人也。聰明有學者。不之講。俾無學者爲之。欲其與外人。至聰極明者。角力。寧能勝之耶。不勝則財疲而國困。徒言法政。能爲無米之炊乎。嗚呼。法政之誤人。甚於八股。此意乃無一人發其覆。哀哉。哀哉。

癸丑三月三日畏廬林紓記

# 離恨天

法國森彼得原著

閩縣林紓筆述  
侯官王慶驥口譯

## 第一章

法蘭西島中。魯意城之背。有山隆然。山之東嚮有廢田焉。田次茅茨二間。居谷中。四面皆奇石。槩列惟北面。嚮海左。次有孤峯聳出。登之可以望海。則立表於其上。山之下。卽爲魯意城。稍右有修途一綫。通滂柏村。村間有禮拜堂。卽名曰滂柏。高原之上。修篁夾道。直趣此堂。少遠。則森林濃翳。趣海而止。通海有小港。其名曰墓。少偏有土股。名曰不幸。土股之外。大海漫漫。島嶼起諸波間。久無人居。中有一島。名曰正鵠。隱然中距。入谷時。萬象駢列。而風動森林。及水聲觸磯。四山爲之回應。迨近茅茨之下。則萬聲都寂。但見萬峯聳立。列如屏障。石罅巖隙。雜樹怒生。偃掩悠揚。蒼翠四合。山尖雲陣。凝結往往。陰晦成雨。雨脚爲老翠所映。發更受天光。則幻五色。爲虹采。小瀑。

濛然下趣成溪。居人名曰臘丁。谷中奇靜。林光巖氣皆寂。栗無聲。唯峯頂棕櫚爲山風所振。微微作聲而已。谷深景晦。日影停午。始及而清曉中。諸峰受日。絳縞駭色不可名狀。著書者深欲常至其地。樂其靜謐。用以自怡。一日余坐茅屋之下。憑弔遺墟。忽有垂老之人行經。余側衣褐而修裳。赤其雙足。扶黑木之杖。髮已蒼白。神宇高古。而又恭純。余進與老人爲禮。老人亦報禮。以目視余。遂就余而坐。余感其誠。卽問之。曰。丈能否語此茅屋舊日之居。停老人曰。老屋荒田。前此二十年。本有人居。且耕居凡兩家。頗備人間之清福。其歷史足以令人酸鼻。此島本居歐洲。趣印度之中樞。然行人過此。初無留意。問此荒區者。又孰則甘居是間。饗天然之清福。蓋世界中好聞王侯將相之事蹟。究竟貴人之事。何益於閱歷。余聞言。卽曰。聞丈雅談似眼。閱滄桑匪少。果得閒隙。乞告我以前此居民之軼事。須知人爲社會。酙毒所迷。然前載之奇踪。與生人之清福。頗欲聞之。於是老人以手按額。卽爲余歷歷言之如下。

老人曰。當一七二六之年。法國西北隅。有少年。名曰臘篤。不獲仕於朝。又不得助於其親屬。則思屏居此島。挈其愛妻。靜好逾於恒人。妻系出故家。顧以私婚之。故乃不得。奮。具以臘篤身非貴族。故外家恥之。臘篤既娶。留妻於魯意城。則身蒞此馬達加斯之島。且得黑奴耕鑿於此。顧馬島中。於十月之季。山瘴發。令人疫病。故歐人嚴避此島。不敢久居。臘篤既死。凡所挈之行具。一蕩無餘。凡孤身客死類皆如是。其妻遂孀。顧有遺腹。家無餘資。但有黑婢。親族都渺。妻以心愛之人既逝。亦不更嫁。當萬苦交迸之際。而勇氣亦生。遂決計與黑婢力耕。用以自聊。其生島既無人。此寡婦初不取肥沃。及足以開埠之地。直取山深谷靜之間。與世梗格。卽自城中出居此山。凡人身經百苦。多取幽渺之地。用以自怡。似以巖石爲垣。擣拄社會中窮蹙之事。又類天然淒寂之區。足以靖胸中之忿。忘果使所願非奢。則必獲天之助。於是與臘篤夫人以至寶爲人間所不易得者。則一女友也。女友名馬克。性既靜純。貌尤溫雅。名曰馬克。爲迫丹省人生本農家。爲家人所敬禮。乃爲富隣訂婚。旣與苟合。棄之中道。然馬

克姪已數月矣。遂決計舍去鄉園，入諸窮鄉自滌其恥。夫以貧女可以自面於人者，貞節耳。節既不立，不如逃也。假資購得黑奴，因治田於是間。方臘篤夫人以黑婢至時，馬克夫人方乳其子臘篤夫人，知其無夫傷乃如己。卽草草述其身世。馬克聞時亦酸梗不已。卽述身落狂且之手，一無所諱。馬克曰：吾遇人不淑固也。君有佳配又有令德，胡乃零丁至此？於是且悲且訂爲女友。臘篤夫人感其見知，則以手摟抱而言曰：未亡人家，居乃失歡於父母，不圖窮鄉萍梗竟遇素心之人。可知天欲蕩滌吾之悲懷，不欲加厲矣。吾家去此數里，在森林之中。長山之後，與馬克視若親隣。若在歐洲之中，或間一牛鳴，或隔一線垣咫尺之間，幾於終年無復覬面。唯新殖民地中，雖間以林木，隔以巖崿，聲響如同毗戶。當此之時，未與印度交易，人數寥寥，覺隣居之人有同親串。凡接應過客，既動歡顏，亦成義務。旣聞隣婦，又得一同伴急趨而問。有無需及驚朽，及見臘篤夫人貌却清華，微有憂色，適將分娩。吾卽謂此二人宜兩家合併，勿令他族逼處。其間須剖分谷中之地，地可二頃。二人卽需老朽爲勘界之人。

吾畧爲分割爲二。其一自谷之上爲臘丁溪源之所出。及山石礮確之處。作睥睨形者。地瘠而非腴。多細石。且時有溝陷。不能介然用之而成路。然其中多大樹。細水瀟然。而仰出灤爲小渠。宛宛而下。其一則據臘丁溪次。至於谷口。今卽與君所同立者。此溪。縣縣趣海而止。地平而多草。潦則沮洳。旱則堅。苟欲小濬。一渠幾欲下刃而力切之。其磽瘠上與下同也。余旣爲分則爲圃。令二人拈之。臘篤得其上半。馬克則得其下半。二人咸以爲公。唯言所居則當毗連。勿再分析。以門宇旣接。可以日夕聚談。有事亦足通力而合作。而馬克之屋。適在分壤之涯。吾卽爲蓋茅茨於其次。二婦雖隣實則各司其分壤。吾長日行樵。且於茅海濱二宅。咄嗟以成。君今日所見門宇。盡頽片茨不留。卽二婦之陳迹也。嗟夫。物是人非。猶恨所留之殘狀。空規未經灰燼。過之往往傷心耳。夫以帝王建設之物。一經兵燹。卽蕩而無餘。乃二婦以義相從。而彼蒼似。留此遺構。令我徘徊不已。方新屋成。時臘篤旋生一女。馬克之子波爾。本爲吾假子。而臘篤旣以女拜馬克爲乾阿嫗。而亦尊余爲假父。馬克名其女曰歲晴。馬

克爲之祝辭曰願此女貞而清福而縣吾惟逃清而含濁故茹苦至於此極及臘篤彌月以後田事亦微有所得余則時過隴而助之耘然二家之黑奴黑婢亦肆力未嘗憚勞馬克之黑奴名多萌雖年長而尙精壯且多閱歷合二處之田檢其腴沃布子而蓄之確者則種包穀及稷上腴則種麥沮洳則藝稻山趺則種瓜瓜瓞多緣巖石而上乾而燥者則種薯蕷以地燥故薯亦甘芳地質之厚者則樹甘蔗高者則種棉花咖啡種於山腰結子至細杵之良佳其環二宅至於溪灣之上咸樹甘蕉果熟而甘縣餘地種淡巴菇用佐主婦解熱之具田工少暇則行樵並伐石以鋪徑黑奴之力旣敏而成功尤速蓋事事體之以心非鹵莽從事也其忠於馬克摯而尤禮臘篤當歲晴生時已娶黑婢爲妻黑婢名曰瑪海蓋生於馬島能編竹爲筐筥尤能寬取韌縣之草織而成布亦聰明淨潔忠於所事能治饌飼數母雞有時載其生產所餘者入城售之市人此外畜二牝羊一巨獒用以防盜以上所言卽此二婢同居並產及家業之所出者括於是矣二婢無旦晚但紡紗于廬中女紅所得足贍其家然

一無所需於外物。家居恆跣。惟禮拜日始著履赴禮拜堂。卽足下遠遠所見者是也。地去城固邇。而入城之時亦寡。以襪縷有類奴服。防見輕於城人。故戢足不出。蓋外人固有譏貧抑賤之言。究不若閉戶自食其力之爲得。有時出行。微見哂於路人。而歸面蓬廬。乃轉生其欣慰。多萌瑪海。每見主婦自道中歸。卽狂奔而下。將護寧家。但自臧獲眼中。觀之卽知此二主婦之有恩意矣。二婦家居。旣靜潔而自由。產業旣得自由。侍役又忠於所事。此二人者以生事之艱。本宜聯合。且又同婦。乃互相援助。同業同飯。始稱女友。繼稱同伴。實則相親。如女兄弟形判爲二用心則一。凡家具所資。兩家共之。有時感舊日之情絲。生無端之感觸。顧以守貞之故。益以宗教之篤束。不期痛抑而消滅之。猶之熾炭於爐炭盡灰銷。但有此絲絲若有若無之煙縷。升諸太虛而已。且此二人之小社會旣已樂不可支。而又益二雛之啁啾戀母。似悲憫中之相憐。乃加摯。蓋此效果實得於千艱萬苦之中者。二雛旣同澡浴。而又共納搖床。或彼此互乳。臘篤夫人曰。如是者。一人各有二子。而一子又各有二母矣。似同種之樹。

方花且實都爲風雨摧殘其枝果拾此殘枝以土間接爲寄生之樹異日更生之花實更治豔而甘芳此二雛旣互吸二母之乳苞則一家之中卽無戚畹過從然有娣有姒有姊有妹有兄有弟有子有女亦可云家庭之瑞應矣當在搖床之中二母已以婚姻相許用釋其憂然提及婚禮二婦又往往爲之悵觸一則私嫁而婦一則身爲棄婦一則攀富之誤一則私奔之非顧心念二雛或能成立脫歐洲社會之流毒享其愛情受平等之福於是互相撫慰勉俟後來而二雛亦極相愛有時波爾不歡一指歲晴示之怒乃立平苟歲晴不懼而悲則波爾亦大呼而駭歲晴立化爲悅懌之狀以慰波爾吾每至必見二雛赤身不衣彼此互挈而盤散大似天上齊姆之星精迨夜亦不之拆亦同宿搖床之中以頰互親以手抱頰沈酣而睡迨能言時第一語卽以兄妹相稱旣居童稚中其名稱無更昵於兄妹者及長各學所學而親愛日益加密歲晴長日理家而治飯波爾見之則亟稱其能與之親吻波爾長日治田有時執斧行樵於山或道見名花佳果與小鳥之窠必取而歸遺之窠居大樹之顚亦